

怎样的人不惧老

游宇明

人一旦迈过退休的门槛,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,衰老都会像飞鸟一样不断显示在你的视野。你吃饭,可以听到它的声音;你上街,可以看到它的面容;你睡觉,可以发现它的脚印。世间根本不存在老不老的问题,只存在怎样老、如何面对老的事情。

既然衰老永远无法避免,不惧老便成了一种境界。

生活中有哪些人不惧老呢?第一是相对健康的人。人活到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,想要身体列车每个部件都完好无缺几乎不太可能,相反,有点小毛病倒是人生常态,比如血脂稍稍有点高、前列腺略有些肥大,脖子里有个没有长大的小结节等。始终将身体控制在有一丁点慢性病的范围,该吃的时候可以大朵快颐,该唱的时候能够声遏行云,该跳的时候可以步履轻盈,一个人也就有了不断向前走的自信。我一向主张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,不是说你锻炼了就可以不老、不走向某个终点,而是说锻炼好了身体,我们可以老得慢一些、老得更自我救

助的能力一些。

世间有些东西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,比如职位、金钱、名声;有些东西却不可撼动,比如家庭出身、生理基因、生命由蓬勃到枯萎的结局。既然你见落红伤春、遇黄叶悲伤也改变不了生命既有的走向,何不快快乐乐享受人生路上的每一片风景呢?春天有草地上的落红,也有优雅的鸟鸣;秋天有纷飞的黄叶,也有长空的雁叫……想开了,甚至落红、黄叶也不是惹人悲伤之物,古人不是说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“枫香乌柏动,黄叶拥禅关”吗?悲伤的人喜欢说: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乐观的人愿意说: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”达观固然改变不了衰老本身,但它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对衰老的感受。

你亦需有点作为。所谓作为就是事业上的成就,就是你在职业范围内达到的高度。事业有种种,不是一定要当高官、做大老板、成名人才叫有事业,种好几亩薄田、经营好一家小店

铺、在课堂上妙语如瀑、给人看病妙手回春,都是做成了事业的表现。好的事业,既是我们奉献于社会的丹心谱,也是我们搀扶自己走向老年的助行器。有它撑腰,就算未来遇到点泥湿路滑,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有能力解决。

世间没有一种动物生而强大,就算祖辈的遗传赋予我们比别的动物更优秀的本能,不去有意强化,它也会日渐退化。人老了,对各种知识的学习不能换成职位、职称、钞票了,但其防止眼界变窄、精神衰老的功能永远都在。有意识去关心新出现的一些事物,经常翻翻最新的书刊,你就能及时看到这个世界更新之后的样貌,使自己不那么“老土”、不那么僵化和固执。

我们还要无愧于心。一个人干了坏事,觉得对不住亲人、朋友或外面的某某、某某,你的内心就很难坦荡,你的灵魂也不容易自洽,你便可能担心老了被那个谁谁清算。相反,我们说话、做事都是围绕着良知进行的,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地方;我们获取的财物、荣誉都可以拿到广场去曝晒,不需要遮遮掩掩,我们便会拥有走向远方的勇气和困难时赢得别人援手的信心。

的确,惧不惧怕老去,衰老都一样会来,它们真正的区别在于:一个活得狼狈,一个活得从容;一个生活拖泥带水,一个生命干净利落。

星期文库

文玩器物之七

核桃：掌上旋日月

赵华

老北京的四合院内,古槐茂密。坐在藤椅上,听一曲西皮二黄,品一盏香茗,盘一对儿闷尖狮子头,是多么惬意的场景。

这里说的“闷尖狮子头”是一种美器——文玩核桃。核桃作为文玩,又被称为“掌珠”,大约起于汉朝,兴于唐宋,盛于明清。明朝末年,八旗铁骑攻入山海关,入主中原。随着政局的稳定,旗人享乐之风日盛,开始关注文玩。清朝文玩界就有了上五玩与下五玩之说,上五玩包括文玩核桃、手捻葫芦、手串、菩提、玉石,下五玩包括紫砂壶、折扇、烟斗、鸟和鸣虫。当时京城民谣曰:“贝勒手上有三宝:扳指、核桃、笼中鸟。”可见当时旗人盘核桃的风气之盛。宫廷盘核桃之风逐渐影响到了民间,富商巨贾、文人雅士以盘核桃为时尚,有民谣曰:“文人玩核桃,武人转铁球,富人揣葫芦,闲人去遛狗。”

在文玩界,把“把玩”称之为“盘”,常年盘过的核桃红艳润泽而有光亮。盘核桃不仅是一种闲暇时的娱乐,人们还利用核桃的凸起和棱角,采取揉、搓、压、扎、捏、蹭、滚等技法,反复刺激掌上穴位,达到疏通经络、活血化瘀、强身健体的效果。当年,乾隆皇帝不仅雅好诗画,也喜欢核桃。在民间,还流传着一首托名乾隆皇帝的御诗:“掌上旋日月,时光欲倒流,周身气血涌,何年是白头。”乾隆帝自称十全老人,他的长寿可能就与他酷爱盘核桃有关。

如果说从天潢贵胄到普通庶民的喜爱,为文玩核桃的横空出世提供了主观的心理需求;那么文玩核桃的产地则为京津冀地区文玩核桃盛行提供了客观条件。文玩核桃的种类主要有三类:楸子核桃、铁核桃、麻核桃。其中尤以麻核桃多精品、名品,而麻核桃的主要产地就在华北地区,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一带的燕山山脉及其支脉、太行山脉及其支脉。因其个(大小)、色(色泽)、形(形状,也称桩型)、质(质地)等方面均符合玩家的心理需求,于是成为玩家主要的收藏对象。其种类包括狮子头、虎头、罗汉头、鸡心、公子帽、官帽等。

民国时期,战乱频仍,文玩核桃一度式微,许多百年老树无人问津,渐渐荒没于山野。如今,盘核桃之风悄然回暖,甚至不少年轻人也乐于在掌间摩挲这份古朴的意趣。文玩核桃的主产地也因此重拾旧业,通过人工培植与嫁接技术,努力繁育那些濒临失传的老品种。虽取得了一定成效,但许多老树已年轮凝固,无法复生,野生核桃依旧寥若晨星。幸而现代园艺技术发达,不仅让一些经典品种得以延续,更培育出了新的佳品,让这份掌上乾坤,得以生生不息。

乡村暖阳

徐竞草

乡村从来都不缺阳光。放晴的日子,天刚亮,阳光就漫了出来,房前屋后敞亮空旷,每一处都浸着融融暖意。随着太阳越升越高,光线愈发明亮。不管是在室外走路还是歇坐,阳光总能落在身上。在乡村,晒衣服从来不用发愁,随便在户外支起架子,把湿衣服往上一挂,不用费心照看,用不了多久就能晒得干透。

生活在城里的人,买房总偏爱日照时间长的向阳户型,这类房子的价格往往比别的更高——在这里,阳光本身就是有价的。可在乡村,阳光是慷慨到不计成本的馈赠。它不会挤在楼宇的缝隙里打转,也不用隔着厚重的玻璃和纱帘探进头来,就那样坦荡地铺展开,从田埂到院墙,从晒谷场到老槐树的枝丫,每一寸土地都被晒得扎扎实实。搬个竹椅坐在院门口,晒得后背暖融融的,连风吹过都带着阳光晒过的清爽味道。

傍晚收衣服时,摸上去还留着太阳的温度,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,整个人都像被阳光轻轻抱着。

又到了高考季。记得有一年,我在家附近的高考考点转悠了一个上午。当时,一位考生的状态格外吸引我。

别的考生三五成群、谈笑嬉闹,唯有她独自安静坐着,低头翻看手里的备考册子,她的母亲静静陪在一旁,为她撑着伞。

半小时后,进场铃声响起,考生们陆续走入考场。临行前,那个女孩轻声和母亲说了几句,又轻轻挥了挥手。我虽听不清她说了什么,却也能猜到,她是让母亲不必在此久等,先行回去就好。

我能这么笃定,是因为当年我高考时,考点门口到处都是这样的场景,唯独我,是个例外。

其时家里正逢农闲,父母说要赶来,被我回绝了。我不是不想,是不敢。他们一来,我的心理压力会成倍增加。何况父母没出过远门,万一找不到考点,反倒添乱;再加上回路费、吃住都要花钱。2000年的夏天,我独自一人走进了高考考场。

我们那年高考考前,班主任跟我们开玩笑,说进了考场一定要仔细检查,多看试卷,说不定答案就藏在背

回望

晓奕

面。我笑着接话:“老师,试卷背面藏的,是我们这几年走过的路。”老师问我是什么路,我说

是熬过的每一个深夜、点亮的每一盏台灯、洒在书本上的汗水,还有心里装着想去看看的远方。

考前那晚,我睡得很不安稳。第二天早早起床,在学校门口吃了包子和豆腐脑,母亲几天前就打来电话,告诉我不要换口味,怕吃坏肚子。

那位母亲没有离开,她转身往回走了一段距离,随后在阴凉处坐了下来。整场考试两个多小时,她反复起身张望,来回踱步。

当年我在考场里答题,远在乡下的父母,一定也是这般模样。他们没法守在考点门口,只能坐在家,一会儿站起来走走,一会儿扒着门口往外望,心里揪着,一刻都不得安宁,那份煎熬与紧张,远比考场里的我更甚吧。

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。过了一会儿,那个女孩走了出来。她的母亲快步迎上前,装作刚从家里赶来的样子。她们彼此没有过多言语,那位母亲又为女孩撑起伞,她们很快汇入人群,淹没在不断涌出的考生和迎上前的家长之中……

在寻找先例,但是从未想过这“先例”是否可靠。或许,那位作家当初用“芳芬”一词只是一次笔误,但因为他的名气,有威望,所以便信服了他的“先例”。

放下“先例”

鞠志杰

曾经在文中用过“芳芬”一词。于是便作出决定,不改了。

对此,我有所触动。虽然只是一个词语的选择,实则映照出人们在做决定时隐秘的心理路径——面对不确定性,往往不是在寻找真理,而是

同事在给一篇文章校对时,校对软件把“芳芬”一词挑了出来,提示应该改成“芬芳”。同事问大家,不改呢?

有人说应该改,因为,“芳芬”才是人们熟悉的那个词,“芳芬”并不常用,读起来感觉怪怪的。也有人说不用改,这两个词虽然词义上有细微的差别,但都是形容香气,只是两个字颠倒一下,不算错。但同事犹豫不决,上网搜索,终于搜到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